



山丹集

严 辰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仁山

山 丹 集

严 辰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416/18·插页 4·字数 25,000

1968年5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2版 1979年9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6,001—21,7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238

定价：0.59 元

目 录

一 辑

骏马.....	(3)
嫩江黑河道上.....	(6)
呼玛.....	(8)
老沙金工人.....	(11)
南海青年.....	(13)
春节礼物.....	(15)
红岸.....	(17)
有感.....	(20)
白云深处.....	(22)
复员马.....	(24)
黑小子.....	(28)

二 辑

森林之城.....	(35)
汤旺河.....	(38)

烧炭姑娘.....	(40)
森林小学.....	(42)
后备军.....	(44)
成长.....	(46)
天梯.....	(43)
踏着老共青团员的脚印.....	(50)
当稠李子开花的时候.....	(54)

三 辑

红色草原.....	(59)
山丹花.....	(61)
银浪.....	(63)
野营地.....	(65)
牧歌.....	(67)
你问.....	(69)
春雷湖.....	(71)
草上飞.....	(73)
新城.....	(76)

四 辑

三八包车组.....	(81)
------------	------

格玲琪莫格	(83)
水利十姐妹	(86)
养猪能手	(88)
渔家女	(90)
三八蚕场	(92)
铁姑娘	(94)
金凤凰	(96)
鄂伦春女队员	(98)
育苗员	(10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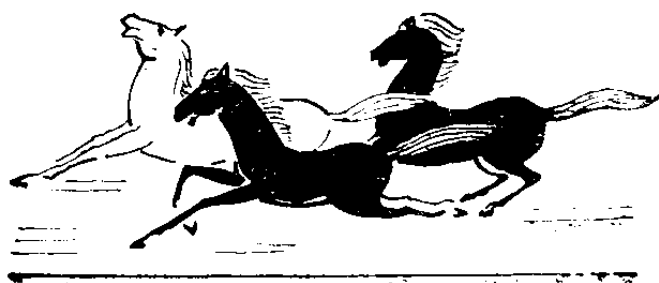
五 辑

春来北国	(105)
鄂伦春人	(107)
东方红	(109)
莫日根	(111)
女射手	(114)
赛马	(117)
草原	(120)
乌布图河	(122)
吉他	(124)
不沉的湖	(127)

六 辑

重见光明·····	(133)
老人·····	(136)
催眠曲·····	(138)
送入伍·····	(142)
温室·····	(145)
凯歌·····	(147)
颂歌·····	(150)
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赞·····	(153)
祖国颂·····	(157)
再版后记·····	(170)

辑一



骏 马

春天，
空气清新，
太阳刚刚升起，
这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早晨。

黑龙江，
象健壮的骏马，
正驮着雄心大志，
向光辉的前程飞奔。

她高扬着头，
伸长了脖颈，
叫啸着，欢呼着，
把一切沉睡的都惊醒。

她甩直尾巴，

超越了历史和时间，
马蹄过处，
卷起滚滚烟尘。

在夜夜的梦里，
我们都看到她飞跃的雄姿，
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，
我们都听到她清脆的蹄声。

她穿过“红色之岸”^①
穿过“晒网场”^②——
产品象百花争妍，
机器合奏着大时代的乐章。

她跃过兴安岭，
跃过穆林窝集——
新的林场伐木丁丁，
新修的道路密如蛛网。

她奔过大草原，

① 富拉尔基，达斡尔语，意为红色之岸。

② 哈尔滨，满语，意为晒网场。

奔过“北大荒”——

牛羊成群赛繁星，

绿色的庄稼象海洋。

她飞过赫哲人的渔村，

飞过鄂伦春的新房，

十年走完了千年的路，

阳光照耀在小学生的课桌上。

骏马，

更快的飞跃吧，

载负着我们最好的祝愿，

乘长风破万里浪！

1958年3月



嫩江黑河道上

五百里行程，
五百里如画的风景。

无数山坡象海浪起伏，
我们爬过一个山岭又一个山岭。

满山树木辟开甬道，
夏天将有满车绿荫。

挺拔的落叶松仿佛壮士，
白桦有如少女般娴静。

森林经营所屹立中途，
旅客的驿站，森林的哨兵。

热的火炕，热的开水，

喷香的狍肉，喷香的面饼。

点点村落散布路边，
缕缕炊烟在招手欢迎。

黑土里留着开垦者的汗水，
原木上留着伐木人的手印。

谁说这里寂寞荒凉？
风雪里车如流水、马儿嘶鸣。

五百里行程飞闪而过，
宽阔的道路直通边境。

1958年春初稿

1959年底改



呼 玛

你是否记得，
祖国最北端的那个县份？
大兴安岭是它的屏风，
黑龙江在脚下奔腾。

也许你嫌它人烟稀少，
永久冻土层夏天都不融化，
你可知道它的面积，
大得和台湾不相上下。

破除那些清规戒律，
别说无霜期短，五谷不结，
请到家家户户去看看，
人吃白面，马吃燕麦。

水稻照样在这里生长，

苹果也会在这里结果，
北纬五十度的地区，
也要快马加鞭跨过黄河。

遮天盖地的森林，
象汪洋大海一样，
不知名的山沟里，
储藏珍贵的金矿。

几年来，呼玛张开手臂，
迎接了一批批探宝人，
山沟里扎下帐篷，
冰道上爬犁飞奔。

森林调查队的斧子，
在每一片原始林里砍下记号，
野兽为他们让路，
洪水为他们闪道。

地质勘探队的小锤，
向每一块岩石打听，
沉睡了千年的土地，

睁开了朦胧的眼睛。

又穷又白的地方，
将很快变得富饶先进，
有出息的年青人呵，
你对这里难道毫不动心？

1958年·呼玛



老沙金工人

一

大兴安岭神秘的森林，
深山沟里黄橙橙的沙金，
曾迷糊过他清亮的眼睛。

几十张铁镐挖短了，
几十年岁月教风雪卷走了，
背脊也在坑洞里佝弯了。
黄橙橙的金子千万两，
滑过他多茧的大手掌，
变成了胭脂和长短枪*。

皱纹爬满他脸上，

* 漠河有条金沟，挖出的金子供慈禧买胭脂用，故名胭脂沟。以后军阀、胡匪，则用来买枪炮压迫人民。